



台风过境(组诗)

张泽雄

七月修辞

如果一片叶子是对一棵树的修辞
台风来时,凡是枝叶茂密、修辞繁复
大多一败涂地。大王棕是
风对顶冠部分的修辞
叶落未见杆折;老榕树,是祸根
对枝叶与树杆的修辞
树形庞大而风无折。要么弱冠
小而不招风催;要么根深树杆直,直接无视
镰子、幌子、客人、月光
是对老街旧巷的修辞,台风来时
所有多余的词都退避三舍。门窗紧闭
有人在监控、吹哨,在巡堤护坡
祈祷台风,安然过境。浪花是江河湖海
用旧的修辞
火焰,是七月唯一的修辞
低压涡旋,将海洋和天空卷起
移走、烧毁——

台风眼

在广阔的洋面上,上升的气流
在揉搓、挤压,在源源不断
加入地转偏向力,带动一个气旋起飞
旋涡中心的那只眼睛
像宇宙的一个黑洞,被困困在
我的诗歌里
受困于夏天的烈焰
受困于洋面
这个庞大、毁灭性的涡旋
——海洋一旦旋转,天空也会加速
膨胀的气流,不断上升
又坠落的险度,凿穿或者
打入风暴的内部,台风眼里的水
没有溢出。作为台风唯一
平静的地方,它需要
多大的一颗心脏
才能锁住、熄灭这场风暴

台风过境

强气流摩擦产生的嚣叫。持续
一阵紧似一阵,穹顶
都要被掀掉,台风就在耳边登陆
触手可及。暴雨遭遇风的裹挟
又像是退隐在风中
在积聚破坏力。海水漫透
道路、街市,被暴风雨统治
一片狼藉。折断的、连根拔起的树
——被大风抛弃
多数树冠还在倒伏、叩首
又一次次,被风纠正,它在反复考验
一棵树的韧性。气旋形成
加速、疯狂之后,最终在陆地上
能量锐减、衰竭
然后毁灭。台风过境
事物不能一概而论,被低压
气旋带飞的天空,它还搬运了
多大一座水库……

台风过后的一场大雨

天幕低垂于暗处。雷电撕开
一道道隙缝,大雨倾覆
又像暴雨里夹杂、携带了闪电与滚雷
我们习惯了这种下雨方式
视觉与听觉
相互强化、交织,一场盛宴
谁都没有缺席
明显,风退居幕后
不像台风过境时,暴雨被风挟扶
风掩埋了一切,直到气流
摩擦的嚣声减弱、退出。风暴与洪水
都极具破坏力,风被诸多
神话驾驭,人类惯于与洪水搏斗
台风也携带了大量雨水,风把它们
隐藏在旋涡里。此刻
台风已移至别处,窗外这场大雨
似乎,在进入它的尾部

作者简介:张泽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晋江。作品见于《诗刊》《诗潮》《散文诗》《长江文艺》《福建文学》《滇池》等,并入选多种选刊、选本。获诗刊社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2012)、诗歌月刊社全国爱情诗大赛特等奖(2014)、首届全国“绿风诗赛”二等奖(2018)、首届汨罗文学奖现代诗九章奖(2020)、福建“劳动最美丽”现代诗一等奖(2023)等奖项。长诗《汉于此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出版诗集《用它的读音去注册》等。



《泉州印象》(剪纸) 林燕香

泉州印象

尹继雄

剪开天空之下的云朵、燕尾
一抹闽南红,闪耀在车水马龙的古城
那是千百年延续而来的烟火气
熏染的红砖厝,出砖入石。头顶上
有祥瑞的龙
守护着一方世外桃源

剪开波涛之上的海丝新城
爱生活的人,总爱模拟眼前的大海
在发髻上、头巾上插满了
旖旎的浪花
一种芬芳弥漫开来,有菩提的暗香
有刺桐的火热……

泉州印象

张捷

刺桐花已露白。一剪刀下去
一张纸就分出了阴阳
从一个背影里侧身,一棵树成了它
身后唯一的风景;把一座城市的隐喻
——它最核心的部分
设计在一个硕大的发髻上
春天被一朵花挽留又
被一座古城放逐,不知今夕何夕
这一串串状物定格在盛夏
与我们头顶的火焰
交相辉映。海丝是条漫漫长路
出港的船儿尚未回转,闹房里的人
已经按捺不住……

泉州印象

许建军

万国簪花插满发际
热烈奔赴一场穿越宋元的聚会
燕尾脊下
刺桐灯火辉煌
如花姑娘含情脉脉
剪一朵花
把爱贴满绯红脸颊
挽一筐丰硕
在红砖里心花怒放
铭刻世道泉州的海丝印象

泉州印象

蔡培均

蓝蓝泉州湾,海风吹拂了千年
莲开桑树,把虔诚深深埋藏
一式燕尾脊是回望故乡的眼眸
出砖入石中,花开满园
斗笠是患女的风华,沉落
犹有余珍
东西塔对望,安平桥挺立
多少春秋成烟雨
福船、南音、檀香、茶韵
细数岁月风流
九日山,祈风石刻拂过
盛大带着泥土
继续远航



画外音

棹将移而藻挂 船欲动而萍开

李锦秋

她叫郑红艳,一个来自滨海小城石狮的女教师,《棹将船去》是她的第一本诗集。在诗集里,回眸往事类的作品占近半数之众,我们就从它开始吧。这类作品多取材于诗人的日常生活和刻骨铭心的片段,诗人借助强烈的人物“在场感”,努力构筑非我和自我书写,向情感抒发、生活认知和人生思索等转化的精神世界。

在那里,她情真意切地写出父亲、母亲、阿公、奶奶、孩子等亲人,用20多首诗表达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如,在《花灯从指缝流淌而过》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给予她柔柔的温暖和带着感伤的怀念;而《早知道我就哭》也写父亲,父亲从病重到逝去,她因忙着中考而“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早知道”是成年后的诗人假设的一种不可能,寄托着深切自责、后悔和思念。她想《与光阴深情相拥》,在灶前劳动的母亲出现在她梦里。而让她花较多笔墨的,是那个她无比挚爱的他。自从他离开以后,留给她《劫后余生》下《像风一样美好而忧伤》的烙印;她站在生活的原点,对《左岸,右岸》进行选择,想将余生揉进自己用“告别的眼泪”打成的梅花结,《别在领口的冬天》;她说,《那一夜,我登上山》,月色中“那涌动的暗流光亮”,《洒满一身的思念》;她深信在《陪伴的长情》里,《吹响尺八的每一刻都是还愿》,“在远方在辽阔的生命里”,《总有一朵祥云为我缭绕》;而他是否会知道,她《为你独行去远山》,也放一把钥匙“在你的口袋里”作《伏笔》,在她熟睡的夜里等一个归来的呼应?还有,用爱与孩子安静相处的居家时光的《书与孩子》,重温陪伴的奶奶过重阳节的《我想握住你的手》,追忆藏着美食和美德的《阿公的老店铺》等。读完这些追忆的诗篇,我心中瞬时五味杂陈,感动和她历经波澜的那份切身之痛,融化成一种挥之不去的酸楚。

生活有太多扇窗,亲情之外,目之所及都可成像。

她打开周遭女性的窗,生发同理心的关切。《雨夜电话亭哭泣的女人》有种仿似感同身受的疼惜。面对在春天里裸露干枯的老人时,用细致的描写勾画无限的悲凉。她从与美容院女老板的萍水相逢中,看见了被撕裂的伤,明了自己的坚守,却也透着淡淡的孤单之感。《教师的一生》如她职业的速写图,其中重复的平凡和消逝的无奈层层涌来,她也写在呵护女学生“稚嫩的心”时,收获了春天。

她打开注视的窗,追寻光的温暖。恩师“以松的品格”和“广博的知识,为她架起文学的五里长桥。《小六子同学》晚秋时来看她,“见面一言难尽”被人生的流光,“藏成一枚记忆的绯红书签”。“狮城文明”之花,《在春里的环卫工人》等人的身上美丽绽放。四季轮转,万物



坐在动车上看风景

程应峰

现代人外出,尤其是坐在动车车厢里,低头的居多,抬头的见少。大多忙着看手机、刷微信,看着看着,便透出了许多疲惫、一脸倦容。经不住劳顿的人,眼皮一沉,便进入了梦境。可以肯定,对于这些人来说,车厢外的风景是被忽略了。这时候,山水风光、自然风物、人文景观,倏然之间就退到了生活舞台的背后,失去了想象的轮廓。

当然,也有例外,有人会一门心思地看着车厢外次第而来、又次第而去的风景。这风景,在我看来,是无风不景。这里的风,是一种运行的状态、一种飘忽的思绪、一种看得见的时间跟进。有了风,便有了风光、风韵、风味、风情……景可以是静止的,但风景一定是变幻的、流淌的,有无限回味空间的。风景也许在视网膜上只能短暂停留,却可以融入一个人的内心,引人再三回望。

俗话说,树大招风。有了风的磨砺,生命才有了迎风生长的可能,才有了更为茁壮的生长空间,生命的情景才能变得更加活泛,更富灵性,更为生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可以理解是一份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摧残,也可以看成是对壮观风景的另一种礼遇,另一种诠释。

每当我坐在动车靠窗的位置,目光就会落向窗外。那快速退去的风景,总会触动我的心弦。

风景有远近之别。白天,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透过车窗玻璃,有心看近处的风景,感觉永远是清新的、明艳的、欲滴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如一处花娇美明媚,似一汪水醉人心魄。远处的风景则有些不同,如果是晴天,可以感受的,是天空的深邃、云絮的飘逸、山峦的辽阔遥远;如果是阴天或雨天,远处的天

生长,诸事安好,一双《光影魔术手》按下快门,记录下“心底最初的萌动”。

她也打开过一扇向往新生活的窗,难以抵御的渺茫感在风中徘徊。如,在《我们默默地走在上坡》里,读“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望着这户人家/突兀而立在山顶/张扬着高地的独立和自由”,平静的痛又冷又缓地刺穿了诗句,无奈与悲哀漫山飞舞。《如果有如果》《躺在时间的河》《路过,一如当初》《一场秋雨后的茶山》等诗,几尽此番况味,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卞之琳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是的,红艳把那么多生活里的人写成诗,读诗的我们看见了生活里的她。我实在不忍再凝视那些或浓烈或忧伤或不能自己的情感。我乐观地相信,或许中文系的学习经历给她以某种暗示。她骨子里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感受到了与现代诗歌共振的心动频率,那些苦痛裂变成的光向她生活里的裂缝投来,承载着新的呼吸,赋予她成长和对抗苦难的力量,才涌出了这些心底的诗。这,也是我对这类诗作纵笔的本意。

读完《棹将船去》,我感觉生活对待一个人有时是那么残忍,一次次毫不留情地带走其身边的所亲所爱,把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掏成一个巨大的空洞。我不知在失去以后这样安慰自己对不对,那些空洞的所在终将被填入更懂得珍惜的东西,好握住现在,追求未来。红艳的“棹将船去”是什么?是诗人对过往的诗意总结,那真诚的书写中站立着一种面对困难的坚强;是诗人努力奔向新生活的渐起点,那深情的眺望里洋溢着勇敢。

最近,我时常注视单位对面的施工塔吊。它矗立着,前伸后缩,上升下降。如果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人生的话,那么我愿意以此作为红艳的诗歌新创作写下一段话:在生活深陷的地上建起稳固的诗歌塔吊,用积极的思维吊臂敏锐地捕捉生命、人生、社会、时代的光影,建造一个忠于自己,甚至属于更广泛群体的精神家园,这种意义上的诗歌也将会更有价值。(本文有删节)



坐在动车上看风景

程应峰

现代人外出,尤其是坐在动车车厢里,低头的居多,抬头的见少。大多忙着看手机、刷微信,看着看着,便透出了许多疲惫、一脸倦容。经不住劳顿的人,眼皮一沉,便进入了梦境。可以肯定,对于这些人来说,车厢外的风景是被忽略了。这时候,山水风光、自然风物、人文景观,倏然之间就退到了生活舞台的背后,失去了想象的轮廓。

当然,也有例外,有人会一门心思地看着车厢外次第而来、又次第而去的风景。这风景,在我看来,是无风不景。这里的风,是一种运行的状态、一种飘忽的思绪、一种看得见的时间跟进。有了风,便有了风光、风韵、风味、风情……景可以是静止的,但风景一定是变幻的、流淌的,有无限回味空间的。风景也许在视网膜上只能短暂停留,却可以融入一个人的内心,引人再三回望。

俗话说,树大招风。有了风的磨砺,生命才有了迎风生长的可能,才有了更为茁壮的生长空间,生命的情景才能变得更加活泛,更富灵性,更为生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可以理解是一份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摧残,也可以看成是对壮观风景的另一种礼遇,另一种诠释。

每当我坐在动车靠窗的位置,目光就会落向窗外。那快速退去的风景,总会触动我的心弦。

风景有远近之别。白天,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透过车窗玻璃,有心看近处的风景,感觉永远是清新的、明艳的、欲滴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如一处花娇美明媚,似一汪水醉人心魄。远处的风景则有些不同,如果是晴天,可以感受的,是天空的深邃、云絮的飘逸、山峦的辽阔遥远;如果是阴天或雨天,远处的天